



胡萍 著

布满
翅膀
的
天空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布满翅膀的天空/胡萍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5.8

ISBN 7-5399-2253-2

I. 布... II. 胡...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80358 号

书 名 布满翅膀的天空
编 者 胡 萍
责任编辑 雷淑容
责任校对 豆 娘
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
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9.375
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,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253-2/I·2126
定 价 23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就是在佛的面前跪拜千年
菩提树下那个该走的人也还是要走的
我知道
我求不到今生了
我求来世

序

生命是美丽的

邹小娟

我与胡萍相遇，不是一件稀奇的事。我是编辑，她是作者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只是从她的文章里感觉到了她的特别，她常常热衷于把那些生活里我们很容易就忽略掉了的，或是根本就不会去关注的细碎的平凡的事写出来，并且张扬到极致，从而暴露出生命的本质及蕴含着的一种原始的力量，常常会给我带来一种小小的惊喜与感动。所以就喜欢了。所以我常常用她的稿子。

那时我不知道她一直是病着的，她从来也不说。偶尔通电话，在她柔柔的带着浓重镇江口音的声音里，语调也是平静的。过年的时候，她有时会寄贺卡来，都是她自己做的，几根细细的树枝做成斜的栅栏，几句祝福的话，都很独特而且漂亮。她的文章里也看不出来，字是手写的那种，每个字都温婉清秀，看上去写得从容而优雅，从没见过有潦草的时候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其实那时她的指骨已经脆掉了，一不小心就会折断，握笔对她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我知道她生病很偶然。有一次接到一个镇江的采访任务，那时我正忙着，一时脱不了身，便想起胡萍，打了个电话过去，她说她做不了，因为不方便，她是坐着轮椅的，必须有人帮忙她才出得了门。我这才吃了一惊。

胡萍病得很久了。十八岁那年就患了类风湿关节炎，二十多年来与母亲相依为命，渐渐病重，然后瘫痪，靠写作与家教度日。命运很早以前就无情地将她关在屋子里，只给她留下了一扇小小的窗户，她却始终不肯放弃，始终将一双眼睛紧紧贴在玻璃窗上，以欣喜的目光注视着过往的行人、天空的颜色或是小鸟飞过时留下的痕迹。夜深时候，身体太痛，那种疼痛钻心而无法忍受，骨骼似乎在一节一节地断掉，真的是睡不着了，她不想惊动老母亲，屏住呼吸用心捕捉一点一点细微的声响——花开的声音，风过的声音，夜的声音，并从中感受到一种愉悦，感受到生命的绚烂，这已成了她长期以来治疗疼痛的一种习惯。她把她的感受写下来，给别人看，她的文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喜欢与肯定。《回忆，涨满了感动》获得了《读者文摘》十年征文优秀奖，《永远的家》、《真水无香》、《用另一种方式舞蹈》等也获得全国及省市文学大奖。据她身边的朋友说，胡萍生得美丽，是一个很懂得生活的女人，喜欢唱歌喜欢布的长裙。病得再重，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依旧是将头发编一根独辫，打扮好了露出笑容来见人。家里的墙上挂满了她亲手做的工艺品，一双袜子，两只木娃娃，几束野草在她手里就可以营造出种种的美丽。她绘的插图，线条简洁，生动而充满灵性。每年冬天，她都会做很多萝卜灯笼，让来拜年的朋友每人提一只回去，拖着长长的缨子，喜气洋洋的。她说她喜欢快乐的日子，生病对她来说，是一种修炼。这样的一个人，没有因为病痛悲观或是愤世嫉俗，反而表现出对生命越加的热情与追求，并且给我们做出如此强烈的提示，让我们关注生命的重要，是多么了不起。我对她的感觉不是同情，是钦佩，是欣赏，是惋惜。

长期以来，胡萍视我为知己，我们却从不曾相见。前年她病重的时候，我想过要去看她，可她坚决阻止我去，她说她药吃多了，人不好看了，她说她希望她留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美的。我明白她的意思，我愿意成全她，真的就没去了。我想真正的朋友相知是最重要的，相见尚在其次。

今年入夏以来,胡萍的病更重了,高烧四十一度不退,白血球已降到了二百,她已经没有任何免疫能力了,必须住在医院里,生命的每一秒对她来说都是可贵的。在这样的时刻,出这样一本她梦想了许多年的书,我想意义是不平凡的。对此,她满怀感恩之心。

胡萍原本要写自序的,但她目前已无法动笔。她对我说,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喜欢她的文章,喜欢她的画,而不仅仅是同情。同时,在这里我代她谢谢江苏凌云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小忠先生,尽管素昧平生,但为她的精神所感动,帮助她完成了这个心愿。

2005.7.1

(序文作者为扬子晚报副刊编辑)

代自序

用另一种 方式舞蹈

当一个人的双腿被困在轮椅上的时候，
是多么需要在精神上长出一对翅膀。

很久以来，我一直在寻找积蓄一种美



每个人的身体里
都沉睡着一对天使，
在日月星辰的
轻唤声中，我的天使
醒来了。

的、灵动的、能激活我、使我的灵魂舞蹈的力量。

与邓肯的相遇，似乎是冥冥中的某种安排。

多年前那个春日的午后，我的轮椅在一家书店狭小的空间里徘徊。伸手去够一本书时，另一本书被抽掉出来，“叭”地一下掉在地上。于是，我看见一张没有烟尘的脸，像一朵出世的花，安静地望着我。那一刻，有什么地方温柔地疼了一下，在一片寂静里，我清晰地听到了一个灵魂和另一个灵魂相撞的声音。

那段日子，我的双脚正踩在人生的某个痛点上，生命像一只蝴蝶标本，被无声无息地钉在墙上。那本《邓肯女士自传》一直放在枕边，我却一直没有和邓肯对话的信心。因为，在舞蹈和轮椅之间横着一条荆棘丛生永远也走不通的路。

直到深秋，朋友从野外给我带来一捧雏菊，当我折一枝准备做书签时，像是得到了某种自然之气的引领，我有了走进邓肯的勇气。

邓肯的舞蹈，在人性的美轮美奂中让我如痴如醉，那是一个必须用灵魂去触摸的世界。如同在一个四壁冰冷坚硬的黑屋里，一扇大门豁然洞开，阳光清风涌了进来。我有了一种透明、飘飞、上升的感觉。也许，我的生命毕竟过于沉重，有时我竟承受不了舞蹈的轻逸而暂时逃开，但不久又被诱惑着走近。我知道，那是一种我无法抗拒的美的力量。

在那些静夜里，街上刮着风，落叶在风中奔跑。邓肯舞蹈诗意的低语，脚铃的欢唱，从黑夜一直响到天明。

也许，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沉睡着一个天使。只是，很多时候，现实的喧嚣和粗糙层层覆盖，使我们终其一生也听不到她细腻的歌唱。但是，在邓肯舞蹈的轻唤声中，我的天使醒来了。她伸出慈爱温暖的双手，轻轻托住了下坠的我，使我的灵魂从此跨越了轮椅的障碍，用另一种方式舞蹈。

当周身的剧痛如烈焰燃烧时，陪伴我的不再是绝望和呻吟，我的思想飞离肉体，如音乐在四周弥漫，那一刻，我是涅槃的凤凰在天花板上舞蹈；当那些激情文字，像潮水涌向我时，我的笔便是灵

动的脚，在稿纸上一泻千里地舞蹈——那些最终沉睡到稿纸上的文字，都是一个个跳累了的舞者。

有位作家说过：身体是灵魂居住的地方。我的房子虽残破得岌岌可危，但灵魂从此找到了一扇走出去的门。精神有了支柱，生命便走出了窄巷，沉寂中的喜悦开始抽枝发芽。从此，她在思想的天空下，跳最丰富最智慧的舞蹈，直到有一天跳到天堂的门前。

那一刻，邓肯会不会听到我的敲门声呢？她会为我打开天堂的门吗？

目 录

墨绿色的爱情

像等一场雪那样等待着 / 3⇨站在后台的王子 / 6⇨假如多一张船票 / 9⇨蔷薇花 / 12⇨和陌生人谈心 / 15⇨女人的树 / 18⇨听海螺，听风沙 / 21⇨一只受伤的苹果 / 24⇨相濡以沫的鱼 / 28⇨戴着镣铐舞蹈的灵魂 / 31⇨墨绿色的爱情 / 34⇨美女 / 38⇨某个散漫怀旧的下午 / 41⇨心疼陌生人 / 44⇨月光下，思念如水 / 47⇨脚与鞋 / 50⇨痛 / 53⇨沉默中的颤栗 / 57⇨一朵跑来跑去的花 / 60⇨永远永远永远 / 63⇨落叶坠子 / 66⇨她像烟花消失 / 70

蚂蚁的森林

水娟 / 77⇨好吃的童年 / 80⇨玫瑰色的发夹 / 84⇨闻香识桂 / 87⇨小亮 / 89⇨母亲和她的鱼 / 92⇨苦味中药 / 95⇨合儿 / 98⇨行走的散文 / 101⇨明年的菊花 / 104⇨过年的花衣裳 / 108⇨蚂蚁的森林 / 111⇨氤氲着记忆的茶水炉子 / 115⇨灯笼 / 118⇨天堂蛙声 / 121⇨一只逃过年关的猪 / 124⇨往事小巷 / 127⇨香橼树 / 130⇨废墟 / 13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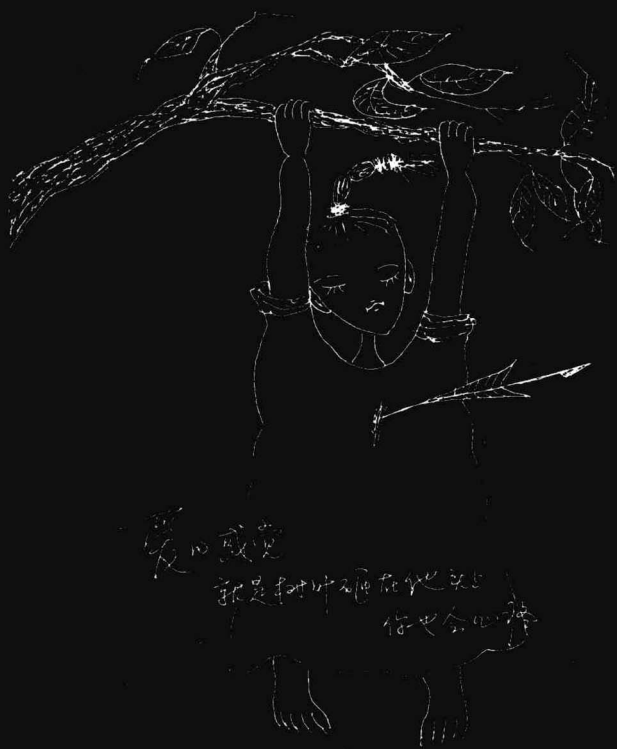
居住在城市的月亮

居住在城市的月亮 / 139⇨在乡村的夜空下跳跳舞吧 / 142⇨在出租车上 / 146⇨困在桃红柳绿里 / 149⇨残荷细雨四月天 / 152⇨一封信里的西藏 / 155⇨梅雨江南里的白兰花 / 158⇨在“情人路”上晒太阳 / 162⇨在“情人路”上晒月亮 / 165⇨我的稻草人 / 168⇨在陶吧，听梦行走的声音 / 172⇨花香 / 175⇨就这样唱到夜深 / 178⇨沿着岔路走 / 181⇨心动，在抬头低头间 / 184⇨坐在城市的灯光下 / 187⇨春天，婴儿 / 190⇨去喝下午茶 / 193⇨闻到了秋天的味道 / 196⇨跳不完的笔尖舞 / 199

⇨风中樱花 / 202⇨可可西里的一把椅子 / 204

寻找灵魂的栖息地

城市的麻雀 / 209⇨呼唤人性的本真 / 212⇨红泥小火炉 / 215
⇨茶 / 218⇨温情脉脉的细节 / 221⇨不再唱歌的鸢尾花 / 224
⇨坐在时光里飞舞 / 227⇨一天 / 230⇨楼梯上的声音 / 235⇨
孤独的鼓手 / 238⇨风 / 241⇨花落的声音 / 244⇨坝 / 247
⇨晴朗天空下的忧郁 / 250⇨乐语 / 253⇨枕着往事入梦 /
256⇨一本私人的书 / 259⇨布满翅膀的天空 / 262⇨寻找灵魂
的栖息地 / 265⇨植物书签 / 268⇨时光刹那倒流 / 272⇨飞
回童话里 / 275⇨拴在木桩上的大象 / 278⇨永远走不到的远
方 / 280⇨在想象中旅行 / 283⇨在寂静里倾听 / 286⇨某年某
月的某一天 / 289



墨绿色的爱情

像等一场雪 那样等待着

大朵大朵的雪，像饥渴的百合花从天空纷纷而下。我缺水的肌肤，被雪一点一点温柔地覆盖，只有一双潮湿湿的黑眼睛，裸露着，孤独地看着这个近乎虚幻的世界。

从一场疲惫的午睡中醒来，窗外的天是阴的，病了一样。失血的阳光在玻璃上有气无力地逗留了一下，就无影无踪地消失了。

预报中的那场暴雪，终究没有等到。昨晚，我清清楚楚地听见那个说一口纯正普通话的女人，用一种郑重其事的语调，向全城的人们宣告：明天有大到暴雪。那一刻，我就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激动起来，失眠了。

但天气预报又说了一次谎。

没什么，真的没什么。我已不愤怒了，为什么要愤怒呢？连小孩子都知道，谎言是皇帝的新衣裳。



我是盼着那场雪的，或者期望自己就是那场雪，从天空倾倒下。

我只是有点失望，是的，一点失望而已。

我是盼着那场雪的，或者期望自己就是那场雪，从天空倾倒下。日子过得平淡无奇，有什么正在枯萎；有什么正在一寸一寸地死去。爱情已经不可期待了，那么期待一场突如其来的雪，总是可以的吧？但是，连它也绕过这个城市，逃遁得无影无踪了。就像火车开走了，我接的那个人并没有从火车上走下来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之后，站台上只留下我，如一片落叶在飘零。

它的逃跑，难道是因为我对它心存期待？

真的，到了这时候，希望于我已不像满口袋的葵花籽，一嗑就嗑出香喷喷的籽仁来。岁月的口袋已长出了大大小小的破洞，一路走一路丢，已所剩无几了。还期待什么呢？一个人？一段爱情？一个灵魂的家？这些都期待完了，门已经关上；鞋缩在墙角不再东张西望。坐拥被间，像个再也走不动路的老人那样期待着一场雪，但它也不肯停下来。

“我们生活在一个伤害和侮辱人的时代，要想逃避它，只有一条出路，那就是做梦。”

想起了博尔赫斯，那个上帝将十八万册藏书和双目失明同时赐与他的人。

十八万册藏书？双目失明？亲爱的上帝，真是残忍到了令人感动的地步，他将天堂和地狱盛在一只盘子里，同时端给了我们这位伟大的作家和书虫。那又怎么样呢？也许博尔赫斯从此可以静守灵魂的灯盏，昼夜不分地读书了。

没有进过地狱的人，就没有创造天堂的力量。

但是，我们还没有失明，我们依然要被滚滚而来的浊浪，追赶得东躲西藏，吱吱乱叫。

风在树木裸露的手臂间绕来绕去。冬天的午后是很短的，一觉醒来就该开灯了，不用像夏天那样大汗淋漓地苦熬着，等待天黑下来。我打开电视，像只枯叶蝴蝶飘落进沙发里。

我和沙发的亲密程度，胜过了我曾经的爱人，大多数时候，我

都和它呆在一起。喜欢它紧紧环绕我的殷实双臂,还有那种沉默寡言的舒适温暖。而我曾经的爱人,总像只不住嘴的八哥鸟,在我耳边不厌其烦地聒噪。

话已经说的太多了,沉默是我目前最好的生活方式。

男人挽着女人,徜徉在一望无际的草浪里,风大团大团地从草尖上滚过。男人的白衬衣,女人的白色吊带裙,在风中激情澎湃,喃喃细语。

一座白色的小木屋,是一艘船,搁浅在野花恣意的茫茫旷野。

“我的约翰已经死了十二年了,但我们的爱还活着,每天和我同床共枕。”

老妇人白花花的头发,像上个世纪初的一场大雪,玫瑰色的流苏披肩,泛着巧克力般古老的光芒,大朵大朵的百合花醺醺然在开放。

“披肩上的百合花啊,还是结婚时,我妈妈给绣上去的,都开了六十二年了。”

爱情总是打动我,像一片沼泽地,怎么绕也绕不过去,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。我像只冻坏的鸟,蜷缩在沙发里,哭得爬不起来了。

“眼睛为她下着雨,心却为她撑着伞。”

“如果你的左脚痛,我也会感到右脚痛。”

亲爱的泰戈尔,亲爱的乌纳穆诺,即使你们对我眨眨眼,我也会被淹没。

这个傍晚,我关掉电视,重新和沙发呆在一起。风一遍遍拍打我的门,我假装没听见;烟灰缸张着饥饿的嘴,可怜巴巴地乞望着我,很想给它一支烟,但我分明知道,香烟和婚姻一样,解决不了孤独的问题。

电话骤然响了,吓得我差点跳起来。

“北方正在下雪,好大的雪哦!你听听……听见雪的声音了吗?还有……雪的味道?”

我愣了一会儿,突然问:“是一大朵一大朵的吗?像百合花那样?”

爱情总是打动我,像一片沼泽地,怎么绕也绕不过去,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。

站在后台的王子

年末的最后一天，带着一种失火也不去救，天塌下来也不管的任性，丢下一摊子事不管，抱了只热水袋，窝在沙发里幸福地看“陈丹燕”。

